

乾性溺水

溺水的人不會求援。

有一片海，專扔十七歲的靈魂。

大人說：「別擔心我們有經過計算，水淹不進肺臟所以不要緊，這都是為了你們好。」

絕望滅頂。雙眼浴血。喉頭痙攣。軀幹僵直。雙足癱軟。置之死地而後生，熬過去就能夠活著。在浪裡暈眩數次，我逐漸認清它的本質非關白紗或者藍寶石，而是考卷的碎屑，和原子筆墨水。

年復一年，數以萬計的學生落水，有些順利上岸，其餘永遠擱淺；接著更迭、再更迭，如同過分盛大的成年禮，在社會期待與道德制約下，大部分人喪失拒絕的權利。跳下去，等著看吧，誰能頂著光環踏進十八歲的殿堂？儘管殿堂裡的風景是個謎，又有誰願意質疑？

何其有幸，我的成年禮格外壯麗，什麼都變了，唯有海

的輪廓依舊。

例如口罩。它替我擋下口鼻、交際，幸好這些對十七歲的人來說毫無意義，我只需要閱讀，閱讀只需要眼睛；它讓課堂由實體轉為線上，我再也無從窺知旁人的近況，卻不敢開口詢問有誰同樣載浮載沉。未知是恐懼的培養皿，避免自己淪為無法上岸的一群，我割捨夏天，讓海水親吻指節。

例如新課綱。它本應是指引方向的燈塔，卻沒人能揭開它的面紗，於是眾說紛紜，有人說它是素養，有人說它是邏輯，有人說它好，有人說它不該存在……都對，也都錯。學生間開始風行這項合法的賭博：臆測它的真面目，病入膏肓地下注。它神秘又多變，賭贏的勝算趨近於零，沒關係，這正是博弈的真諦。

旅程持續。

顧著握筆，漫長暑假悄然無聲地逃離指尖，當我走到盡頭，如出一轍的日常令我錯愕，懷疑自己只過了一天，其餘都是半夢半醒間的幻覺。

我將八月三十一日撕掉。薄薄的紙捏住心臟，我一陣驚恐，把它揉爛——數秒後才回神，原來三十一不是分數。但也好不到哪裡去，因為它教訓我得再游快一些，贏在起跑線。

「一起考上第一志願。」

我盯著他深邃的雙眸，裡頭彷彿若有光。

「怎麼樣，聽起來不錯吧？」

眯起來時像月牙。

咽喉肌肉抽搐，發音困難，我應了一聲，聽起來像在哭。那一刻起，我摒棄北方之外的選項。

少年是月光，向海而生。他的聰穎千真萬確，我從未見過比他更擅長操弄潮汐的人。撲通。我忘記成年禮用不著心跳。

世界很大，有高聳入雲的山嵐、觸不著的天際線，可惜在成為飛鳥之前，我們通常得先當一尾出色的魚。

課本說，達爾文說，物競天擇。

我的反應太慢，找不到通往出色的捷徑。

信仰在失望裡誕生。我堅信勤能補拙，當同儕困在理想裡，蜷抱身軀以水母漂的姿態休息，我倚仗星月緩緩洄游，堅信著成年禮的意義，是抵達深藍之外的遠方。

「倒數幾天了？」

然而偏執的信念會不定期闕失蹤，而後體內湧現窸窣的耳語，夾帶巨量的疲倦，那令我焦慮。看來我得把情緒壓得更扁，扁得看不見。

「我……其實我上岸了，剛剛知道的。」

「哦。」

「第一志願。」

「哦。」

他開始解釋什麼是特殊選才，但我太普通，聽不懂，只曉得某些人與自己打從骨子裡就截然不同，縱使立定相同目標也無力弭平的，那種不同。

水中月被撈起來。

水中月不存在。

我說，恭喜，祝我順利，我先去背單字，再見。

領悟世上並無永遠相伴的光，我持續摸索閉氣和划水的竅門，假裝其他人都死了，無論游得快或慢的。我越來越像魚，一條睡得很少的魚。沒有比睡眠更誘人的奢侈品，我藉著咖啡因學習忍耐。

夜裡好冷。堅信自己能夠駕馭海浪，讓我好過許多。

將右手探向水中，以小指為首，它滲透我的肌膚，經腕骨蔓延至掌骨，呈現一片令人驕傲的靛藍；左手也伸進去，摸到一丁點溫煦，是剛從影印機催生出的純白浪沫。一個不小心——

咕嚕，英文寫作模板句，咕嚕咕嚕，忘記加負號了，咕嚕咕嚕咕嚕，倒數三十一天了都什麼時候了還會吃到水，對不起我會更努力，我會記得首尾呼應，我會擠出更慷慨激昂的文章，我會丟掉我自己讓所有的公式住進去，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，咕嚕咕嚕。

終於我再也追不上時間。

閉上雙目，我凝望國學常識、商業概論、二進位轉換和必考文法，它們正大玩排列組合的遊戲……慢著，那題環狀排列的解法是……當六對夫婦圍圓桌而坐，每對夫婦需相鄰……

噹噹噹噹，制式化的鈴聲響起。

我睜開眼，只看見空白。

然後再也沒有然後。

賴以為生的堅持與成年禮一齊被風乾，至於北方閃爍的光點，

不知何時已卑微地熄滅。好想擁抱，然而先前為了儲存更多的重點所以清空一切，我找不到能夠攀住的浮木。

臥倒在淺水區域，再怎麼近，與陸地終究咫尺天涯。有些閃耀的人已經擦乾身子離我們而去。我們。做得不夠多因此只能躺在水中，抓著溼透的答案卡等待分發，被上頭的人揀選。

對岸上的風景頓時失去渴望，我畏懼自己抵達不了眾人口中的天堂。也許我會在天堂隔壁，或者，隔壁的隔壁。此刻討論公不公平、甘不甘心，都顯得太過愚蠢，於是我噤聲，想像月亮支離破碎，跌進海中央。更愚蠢了。

哪裡才是我的岸？

假設分發的日子快點到來，我就能——不，慢一點吧，最好一輩子都不要到來……

溺水的人不會求援。

廖倚姍

個人簡介

臺中人，目前在臺北體驗大學生活。

想念消波塊、辣椒醬、太陽餅。

矛盾綜合體，喜歡喧囂與孤獨，熱愛工作與偷懶。

嗜甜，嗜睡，嗜焦慮，嗜夢想，嗜反覆無常。

雙魚座，MBTI 是 INFJ。

其實最近也不太了解自己（年輕人的老毛病）所以能說的就這麼多了。

得獎感言

看到得獎通知時正在上通識課，差點跳起來對老師唱國歌。

何其有幸，我的十七歲得以如此慎重地被保留。

再次翻閱這些文字，覺得一切都好遙遠了。

錯過他們口中的天堂，不過終究抵達北方，每天學著犯錯，學著不留遺憾。

謝謝評審讓我做了一場夢。

謝謝讀到這裡的你。

謝謝我自己。

短評

言叔夏

「乾性溺水」是一種什麼樣的情境？沒有對象，缺乏出口，只有自己在乾旱的路上夢遊般溺水。作者使用這個情境描述升學環境中所遭遇的種種困境。同儕的競爭、分數的追逐，以及那日復一日沒有盡頭的校園生活。本文將這種中學時代的普遍情境虛無化，書寫一種不可能的得救。如此令人窒息的題材，作者在行文間仍保有換氣的空間，以一種詩的筆法，渲染出水霧般的苦澀青春時代。